

四庫全書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曝書亭集卷四十八

翰林院檢討朱彝尊撰

跋七

魏封孔羨宗聖侯碑跋

右魏封孔羨碑在今闕里孔子廟庭相傳其文為陳思王植所作而梁鵠書之著于圖經假有好事者采之入思王集其誰曰不宜鄱陽洪氏以是碑文稱黃初元年

而魏志作二年正月詔以議郎孔羨為宗聖侯奉孔子
祀謂誤在史考魏王受禪在漢延康元年十一月既升
壇即阼事訖改延康為黃初而碑辭敘黃初元年大魏
受命應歷數以改物秩羣祀于無文既乃緝熙聖緒昭
顯上世追在三代三恪之禮兼紹宣尼褒成之後以魯
縣百戶命孔子廿一世孫羨為宗聖侯制詔三公云云
原受禪之始歲且將終碑有既乃之文則下詔在明年
二月史未必誤若章懷太子注孔僖傳以宗聖為宗聖

斯則誤矣

尚書宣示帖跋

古文造自倉頡篆創自史籀破自李斯隸始程邈八分
肇王次仲章草原于史游行書起劉德昇飛白擅蔡邕
草變于張伯英唐張懷瓘言之詳矣獨于真書不舉作
者姓氏蓋以隸為真也然洪适以八分稱隸學者未嘗
議其非不得舉隸而遂遺真書也鍾太傅八分有受禪
碑餘多真書王丞相導愛之以尚書宣示帖衣帶過江

今之傳本出于王內史所臨而奏捷墓田薦季直諸帖均為世重王僧虔賞其婉媚盡妙陶弘景許以絕倫庾肩吾品其天然第一顧魏志本傳無片言及其善書何與竊疑漢代無真書工之自太傅始當時楷法雖精章奏之外未大行于世迨晉帝王方用正書見于寶泉注述書賦而衛夫人圖筆陣有真書去筆頭二寸一分之語然則真書當別標一目未可牽混入隸之一門也書以示兒子

昆田

時康熙癸酉夏六月

跋吳寶鼎甄字

康熙四年吳之村民于小雁嶺掘地得甄二識云大吳寶鼎二年歲在丁亥作一十有一字蓋孫皓時紀元通鑑晉泰始三年也面有螭文知非民間物考是年六月皓起昭明宮方五百丈二千石以下皆自入山督攝伐木一時埽埴之工陶旋交作或分命吳郡助其役理有然者甄之為用古人取材必精故羽陽銅雀香姜之瓦皆可製硯而是甄相之理猶質暴若似乎火氣不交埴

不孰者殆為坊者所棄流轉民間未可知也二甄為顧
秀才肇敏所得分其一贈予予旣捐孔廟五鳳二年甄
又從候官林氏募甘泉瓦合此裝池作冊因濡筆識之
歲在壬午又六月寓慧慶寺書

吳天璽紀功碑跋

吳天璽元年紀功碑亦名天發神讖舊在巖山段石岡
山謙之丹陽記巖山東有大碣石長二丈折為三段今
其石移置學舍中累之高止數尺謙之蓋神其說爾碑

文倒置錯誤不可讀今依祥符周在浚雪客考定裝潢
之相傳文出華覈予為雪客撰碑考序已辨其非矣觀
其字在篆隸之間雖古而近拙亦未必定出于皇象手
蹟也金陵瑣事謂是蘇建書不知何據

晉汲縣齊太公二碑跋

汲縣古朝歌地相傳師尚父舊居也遺碑一表一表在
縣治西南隅晉武帝太康十年三月尚父裔孫范陽盧
无忌來為汲令刻石碑在縣西北三十里廟中北魏孝

靜帝武定八年四月立石司農卿穆子容正書按李白詩云朝歌屠叟辭棘津八十西來釣渭濱而韓嬰詩外傳稱文王舉太公時公年七十二與李詩不合无忌表曰康王六年齊太公望卒按尚書顧命有齊侯呂伋文則汲已嗣公為侯非卒于康王時也然則金石之文亦有不足信者

晉平西將軍周孝侯碑跋

宜興縣周孝侯碑相傳平原內史陸士衡撰文會稽內

史王逸少書孝侯戰沒而碑辭云元康九年舊疾增加
奄捐館舍乖謬已甚然書法亦不惡但假逸少之名是
為不知量矣末題元和六年歲辛卯十一月承奉郎守
義興縣令陳從諫重樹疑文字皆此君偽託爾

宋搨黃庭經跋

褚登善于西堂錄右軍書目正書止樂毅論黃庭經東
方朔贊三種而已此外太史箴大雅吟不傳遺教經論
闕過半樂毅論亦亡其一角惟黃庭獨完宋人謂其不

類疑後世依仿為之然登善著錄其為右軍書信矣予嘗論周公孔子之文屈原之楚辭篇各異體不成一家之言右軍於書亦若是也曇壤換鵝之後傳刻者衆漸失其真佳本難得斯於謹東中審視之佝離橫逸生面畢露殆汴京名手所鈔亦名手所拓洵銘心絕品也已

開皇蘭亭本跋

王逸少書惟禊帖摹本最多南渡內府所藏凡一百一十七本賈師憲竄逐朝廷命王孟孫簿錄其家石刻蘭

亭八千匣今陶九成所載目錄唐以前本無聞焉茲冊
為爛谿潘氏家藏序後具書開皇十三年歲次士子十
月募勒上石高頰監刻一十九字觀者或疑之按桑澤
卿博議載有智永臨本蓋永師本逸少七世孫傳其家
法學書永欣寺閣梯枕不下者四十年其勤苦若是且
于陳天嘉中繭紙真蹟曾歸之宜其筆精墨妙過于趙
韓馮葛數子也明胡祭酒若思亦云永嘉本是智永臨
寫宋紹興間太守程邁刻置郡齋末有孫興公後序是

唐乾封三年僧懷仁集書斯言先後符合竊疑是冊即
永師所臨至煬帝時又有大業石本見周公謹雲烟過
眼錄然則楔帖流傳隋代已有二本考古之君子可以
釋其疑已

跋蘭亭殘石拓本

蘭亭殘石不知勒自何方後半多闕蓋肥本也楔帖肥
瘦攸殊褚廷晦本肥張景元本瘦歐陽行本本瘦石熙
明本肥釋懷仁本前瘦後肥王順伯主肥尤延之主瘦

黃魯直取肥不剩肉瘦不露骨斯執中之論與大都書家率以瘦本為貴相傳宣和中拓定武本疊置金三紙加氈推拓之故下肥上瘦若是則在下者方不失真安見肥者之不如瘦乎魯直又云東坡道人少日學蘭亭故其書姿媚知言哉今觀殘石東坡書法絕與相類殆原出于肥本者也帖今亦藏爛谿潘氏竹垞老人書

跋蘭亭定武本

蘭亭繭紙既入昭陵書家之論以定武本為第一熙寧

間納諸禁中或云此石亦殉裕陵則是人間不合有是本矣按歐陽永叔集古錄謂定武二民家各有一石較之纖毫無異然則定武原有二本也相傳趙子固覆舟于嘉興疾呼蘭亭在否舟人負以出子固大書云性命可輕此寶難得好事者目為佳話又子昂仕元子固不仕其弟過之行後拂塵于坐以予觀袁伯長跋楔帖稱子固死帖入賈相家賈敗籍于官有官印然則子固卒于宋未亡之前伯長所云蓋不誣矣茲來柘湖覩定武

本則未知孫次公所納石與抑薛向所藏石與要之肥瘦適中努啄生動勝于他本因以所聞述之

國子監石本蘭亭跋

書至右軍入聖右軍書至蘭亭而變化無方後人評品以定武本為最歐陽率更所臨也流傳有玉有石有棠梨版字有闕行有斲損有肥有瘦有始肥終瘦各本不同相傳石晉廣運中契丹輦歸棄之中道而榮次新言宋定國使金云在中京中京遼之南京金海陵改為中

都即燕京也吾鄉沈先輩虎臣撰野獲編云萬歷乙酉
丙戌間北雍治地得契帖行款肥瘦與定武本略同識
者疑是廣運所棄石時長洲韓公存良官國子祭酒拓
數百本遺友朋合之次新所述或即薛氏摹勒未可定
爾

姜氏蘭亭二本跋

右契帖二石藏姜編修西溟家皆瘦本也世之論契帖
者必準于定武審其譜系等差之洪景盧有云碑刻不

必問所從來但以書之工拙為斷予嘗歎為知言二本側掠努趯不為成規所拘極其飛動宜西溟心摹手追愛翫而不釋也西溟拓以贈予前後鈐以私印蓋不輕以予人云

蘭亭神龍本跋

評禊帖者十九多推定武獨陳長方謂唐人摹本非定武石刻所能及是本有神龍半印正唐人摹本也墨蹟存項子京天籟閣分授其子德弘鈐諸石康熙壬子夏

予購得之經熙寧元豐諸賢審定元人賞識略同比于瘦本差肥然抑揚得所骨力相稱假令孫莘老見之定移入墨妙亭子

晉王大令保母甄志宋搨本跋

崑山徐尚書原一初得王子敬保母甄志予往觀焉驗是宋嘉泰間拓本經羣賢鑒定鄱陽姜堯章尤賞之連書十一跋于後尚書以晉石墨難得出白金十鎰易之是日同觀者慈谿姜宸英西溟晉江黃虞稷俞邵秀水

沈廷文元衡也志出于嘉泰壬戌錢清王畿獲之會稽
山樵樵人獲之黃閉興寧中保母墓地也按保母之名
見禮內則鄭司農謂安其居處者儀禮喪服總麻三月
為乳母子夏傳曰何以總也以名服也鄭注以為養子
者有它故賤者代之慈已蓋慈母必父之妾保母乳母
以賤者代母或自有所從之夫子敬云歸王氏匪主右
軍而言可知已黃閉不見于施宿張湜二志爾雅閉謂
之門閉祊同廟門亦巷門也甄出土時已斷為四歸于

畿又斷為五合而搨之宜有裂紋而仍若不斷者信夫
搨手之良非今工匠所能及也歸德安世鳳撰墨林快
事詆其字不佳語不倫然堯章精于書法其于楔帖絳
帖評隲不爽謂是本有七美與蘭亭序不少異且言必
大令自刻傾倒至矣又云有人刻別本以亂真然則安
君所見毋乃別本拙惡者乎予惟堯章之言是信語尚
書寶藏之毋為豪者所奪可爾

梁始興安成二王墓碑跋

康熙辛酉江南試士既畢為攝山之游出郭道經黃城
村梁侍中司徒驃騎將軍始興忠武王愔墓在馬王太
祖第十一子都督荆湘等六州軍事有惠政州民歌之
所云始興王民之爹是已薨于普通三年碑辭侍中徐
勉撰貝義淵書又東北甘家巷梁贈侍中司空安成康
王秀墓在馬王太祖第七子以中衛將軍領宗正卿尋
都督郢司霍三州軍事遷雍梁等四州軍事亦多惠政
天監十七年薨于竟陵歸喪京師故吏譙郡夏侯亶表

請立碑詔許之於是名士游王門者東海王僧孺吳郡
陸倕彭城劉孝綽河東裴子野各製其文今存碑二其
一全泐惟孝綽一碑結銜石上可辨書之者亦貝義淵
也二王同母俱以孝悌聞于時又皆好文安成招劉孝
標撰類苑始興降意接士嘗與賓客連榻而坐史臣合
傳比于漢之河間東平其葬也兆基匪遠雖宰木已盡
而麟辟邪鬣負猶存第穹碑將仆勢不能支椎拓之工
莫敢措手觀者亦憚于久立也昔歐陽子著集古錄于

蕭梁止收智藏法師一碑而此二碑在建康都會之區
汴京承平日度石尚堅立顧反遺之何與義淵爵里未
詳廣韻注貝氏不載姓源鄭樵姓氏略于貝氏則引宋
登科記有常州貝寶明永嘉方日升補注黃公紹韻會
引千家姓韻譜云貝氏望清河古有貝獨坐晉有術士
貝靈該不及義淵羅泌國名紀謂貝氏吳越多此姓本
諸左傳耶氏按春秋傳昭公十九年楚子之在蔡也耶
陽封人之女奔之生太子建杜預注耶陽蔡邑二十三

年傳稱楚太子之母在郢名吳人而啓之冬十月吳太子諸樊入郢杜預注郢郢陽也定公十三年傳稱齊侯衛侯次于垂葭實郢氏杜預注垂葭改名郢氏高平鉅野縣西南有郢亭然說文玉篇類篇俱無郢字第有郢字今南北國子監本悉更郢為耶不典孰甚焉惟唐長安所鐫石經仍作郢字足以正其誤矣予念六代刊石之文南朝更為難得爰取孝綽文并手摸始興碑殘字書之冊而識其末

茅山許長史舊館碑跋

陶隱居書許長史謚舊館碑拓本觀于爛谿潘氏隱居
以工草隸聞見于史傳嘗與梁武帝論書連章累牘載
諸法書要錄素昂書評謂如吳興小兒形容雖未成長
而骨體甚駿快竇臬賦則云高爽緊密自然排闥今翫
是碑筆與手會信昔賢之言不誣碑立于梁普通三年
至唐大歷十三年中山劉明素以文字將湮重加洗刻
使原碑而在駿快高爽當更倍此矣

魏魯郡太守張猛龍碑跋

右魏魯郡太守張猛龍碑建自正光三年其得列孔林者以當日有興起學校之功也吾于是乎有感孔子之道若日月然萬物宜無不向照乃或叛而之佛老何與蓋誅賞者治世之權聖人者是非所從出也春秋之作所以誅亂臣賊子者至矣天下之人非者嘗多是者嘗少懼無逃于聖人之誅獨佛老以無所可否之言暢其清淨寂滅之旨為恒情所樂聞而聖人者亂世之所惡

也元魏之俗事佛尤甚斬山以為窟範金以為像九層之臺萬金之液竭民力事之及其既成靡不刊石勒銘以紀功德斯時也又安知有聖人之道哉猛龍為西平武公軌八世孫方晉之朝士崇尚莊老獨武公在涼州徵胄子五百人立學校春秋行鄉射禮而猛龍克循祖父之教修聖人之學于舉世不為之時使講習之音再聞于闕里噫可傳也予留大同問拓拔氏故都觀所鑿佛宮穹碑巨碣已無存者而斯碑在孔氏之庭歷千年

不壞雖更歷千年知莫有徙而去之者此予所為感也
嗚呼為政之君子可以知所務矣

魏李仲璇修孔子廟碑跋

右曲阜縣修孔子廟碑魏兗州刺史李仲璇撰文并書
孝靜帝興和三年十二月立石杏壇之下碑尚完好雜
大小篆分隸于正書中蓋自太武始光間初造新字千
餘頒之遠邇以為楷式一時風尚乖別此江著作式所
云世易風移文字改變俗學鄙習炫惑于時者也曩觀

太原風峪高齊時鐫石柱佛經亦多類是斯亦穿鑿失
倫矣仲璇魏書有傳自兗州還除將作大匠卒贈驃騎
大將軍儀同三司青州刺史

北齊少林寺碑跋

右碑北齊後主武平元年正月立于嵩山少林寺文本
正書雜用大小篆八分法北朝碑多類此書家嫌其乖
劣然以拙筆見古與後代專逞姿媚者不同也碑後列
勸化主邑師邑子都維那忠正北面像主衮主多人中

有張黃頭馬黃頭按北史游雅小字黃頭則黃頭命名亦當時習俗然爾衮主揆之以義當屬齋字但說文玉篇汗簡等書皆無之吾不敢知也曹上舍仲經好古金石文特裝界為冊跋其尾焉

宇文周華嶽頌跋

後周華嶽頌立于武帝天和二年在今華陰縣西金天王廟中碑于題後結銜曰使持節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大都督司宗治內史臨淄縣開國公万紐于瑾

造此文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縣伯大夫趙興郡守白石縣開國男南陽趙文淵字德本奉勅書方紐于瑾者唐瑾也為燕公于謹器重白文帝言瑾學行兼修願與之同姓結為兄弟文帝乃賜姓方紐于氏庭羅子孫行弟姪之敬時瑾已位開府矣進爵臨淄縣伯周制封郡縣五等爵者皆加開國授大將軍開府儀同者並加使持節大都督其曰司宗者武帝保定四年更禮部稱司宗也複姓古有之三字姓始于代北魏書官氏志載有

勿忸于氏紐作忸勿疑万字之譌賜此姓者洛陽則于
謹猗氏則樊深匪特唐瑾也文淵于大統十年追論立
義功封白石縣男邑二百戶遷縣伯下大夫加儀同三
司天和元年露寢成以題榜功增邑二百戶北史更淵
曰深避唐高祖諱也史稱其楷隸雅有鍾王之則今觀
是碑殆非虛譽云

後周幽州刺史贈少保豆盧恩碑跋

右周少保豆盧恩碑康熙歲戊子觀于稼堂潘氏書屋

恩本前燕支庶姓慕容氏與兄同州刺史封楚國公贈
太保寧先後立功碑云恩字永恩北史後周書俱闕其
名止書其字永恩附見寧傳惜也後幅漫漶不能卒讀
矣宇文建國用蘇綽盧辯輩議禮諡法不輕假人即宗
子維藩弗隱惡德如晉公護曰蕩齊王憲曰煬衛王直
畢王賢曰刺趙王招曰僭陳王純曰惑越王盛曰野代
王達曰曩紀王康曰厲而豆盧兄弟或易名以昭或易
名以敬誠厚幸矣稼堂曰昭乎哉予之言也曷書之於

金史卷之八十八
卷四十八
是乎書

真定府龍藏寺隋碑跋

真定府治東龍興寺隋龍藏寺故址也寺創于開皇六年恒州刺史鄂國公金城王孝僊立石齊開府長兼行參軍九門張公禮撰文恒州齊亡後入于周周又亡入于隋而公禮仍書齊官君子不忘其故國于稱名見之矣流傳宋太祖曾幸其地寺重建于乾德元年龍興之額所由更也然歐陽子著集古錄稱龍藏寺已廢遺碑

在常山府署之門則嘉祐間碑猶在寺外也今入門有
殿殿北閣五層廣九楹崇十有三丈中奉觀世音像高
七丈三尺臂四十有二土人目為大佛寺碑亦具存而
終南山釋道宣撰神州寺塔錄鋪叙佛像顧不及焉何
哉若夫隋之碑存于今者寡矣裝界而藏諸也可

題偽刻李衛公告西嶽文

王侯將相時至則居之雖豪傑之士不能預信于平日
也劉季起沛上衆推擇可為沛令者蕭曹等皆文吏自

愛恐事不就盡讓季當其時安能必後之相季封鄴平陽哉劉伯溫羈管紹興感憤至欲自殺又嘗為石抹宜孫所用初未有佐命之思而或謂其在西湖望見雲物曰後十年有帝者出吾當佐之殆妄也世傳李衛公未遇為文告西嶽神意在取天下次則擇主而仕若微時預以帝王自許者然考之史衛公初仕隋為殿內直長尋為馬邑丞唐高祖擊突厥衛公察其有非常志乃自鎖上急變新舊唐書所載略同可謂不知天命之尤者

亦安得于未遇時逆知為唐佐命出入將相乎其事雖見李肇國史補而告文不知何人所作其云斬大王之頭焚其廟宇此豈衛公之言昧者從而刻之石按歐陽趙氏所錄皆無之蓋近代偽者為之真妄男子也

潘氏家藏晉唐小楷冊跋

右晉唐小楷一十六種共一冊舊藏新安畢侍郎懋康家吾友潘次耕得之出以見示次耕博訪金石文一裝界得此遂為翠墨之冠審視再三字比近時摹勒

者差小又紙墨一色竊疑淳化帖外如大觀淳熙潭絳
鼎汝等帖足本已亡侍郎偶得其一弓爾然楷法已略
備試用張懷瓘法估之不啻直千緡也



曝書亭卷四十八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曝書亭集卷

四十九至
五十一

詳校官庶吉士臣汪彥博

助教臣常循覆勘

總校官降詞編修臣倉聖脉

校對官修撰臣戴衢亨

謄錄監生臣楊尚曾

欽定四庫全書

曝書亭集卷四十九

翰林院檢討朱彝尊撰

唐太宗晉祠碑銘跋

唐太宗自晉祠興師定天下貞觀二十一年七月御製
碑文及銘勒石於叔虞祠東隅碑陰列長孫無忌蕭瑀
李勣張亮李道宗楊師道馬周銜名後人覆之以亭而
庸工以字畫上石稍淺遂刻而深之帝嘗自述作書之

法惟求骨力骨力既得形勢自生不意為庸工改鑿而骨力形勢俱失矣予嘗五至祠下輒摩挲是碑覽古興懷集少陵野老詩句文章千古事社稷一戎衣書於亭柱富平李因篤子德見而賞其工因遺書與予定交於其歸也拓銘一本贈之而書其後

聖教序跋

鍾山紀槩子容於燕壬子八月過其寓齋觀宋搨聖教序舊為吾里項子京家藏上有張澂跋尾澂字如瑩建

炎中官尚書右丞周益公稱其馳聲翰墨位望既崇人
欲其尺牘不可得今觀其書法果入格且歎此冊紙墨
絕妙當知為南渡以前物矣子京蓄書畫甲天下卷尾
必估其價析產時按所書以遺諸子見者以為不爽銖
兩焉甲寅春槩子倣襲南還相對潞河酒闌索予題識
復以他本較其鈎畫要未若此本之善

唐騎都尉李君碑跋

同里曹生仲經嗜金石文手拓同州李君碑示予紙墨

精善對之眼明碑未詳書者姓氏觀其峻利秀逸非王知敬殷仲容不能造詣及此李君諱文字緯東漢以後字必以兩字稱一字者罕矣載于唐書房玄齡字喬顏師古字籀李衆字師李琇字琇張巡字巡郭曜字曜字文審字審李恢字祚李絳字堅實思仁字恕張義方字儀此外不多見也

唐郭君碑跋

右郭君碑在汾陽縣北七十里予於丙午秋經郭社村

行溝中仰見土岡之上碑額微露環岡數里乃登讀其
文皆駢儷語首二行剝裂君之名字門世與撰文者皆
闕焉其知為郭君者藉有額存也碑立於乾封二年中
有云揮霜鉞而斬老生蓋從太宗攻霍邑者按舊唐書
宋老生棄馬投塹甲士斬之新唐書則稱為劉弘基所
殺温大雅創業起居注又云老生攀繩上城軍頭盧君
諤所部人跳躍及而斬之世咸不知揮刀者之為郭君
而君之名以石裂終不傳可惜也

跋唐明徵君碑

上元縣攝山佛寺明徵君碑其文唐高宗御製書之者
高正臣也碑立於上元三年徵君者蕭梁處士山賓寺
其故宅高宗以山賓來孫崇儼入閣供奉特為撰文勒
之於石石至今猶完好歲在辛酉十月予與金陵鄭蘆
嘗孰王翬嘉興周贊平湖曹彥樞暨子弟彛玠同游是
山留信宿各捐一通以歸

唐龍門奉先寺盧舍那像龕記跋

水經伊水出南陽縣西東北過陸渾縣南又東北過伊
闕酈道元注昔大禹疏以通水兩山相對望之若闕春
秋之闕塞是也韋應物詩鑿山導伊流中斷若天闕而
司馬君實之言曰龍門伊闕天所為非山橫其前水壅
其流禹始鑿之然後通也斯言其信矣夫山有八寺其
一曰奉先像建自咸亨三年而以調露二年賜額蓋闕
去洛陽二十五里而近兩岸洞龕佛像累千合夾侍坐
立者幾盈萬此杜少陵詩所云氣色皇居近金銀佛寺

開也碑闕書者姓名或云袁元哲琰考正續書之康熙
戊子竹垞八十翁彝尊識

跋石淙碑

右唐武后夏日游石淙詩并序羣臣和者一十六人河
東薛曜正書久視元年五月刊於平樂澗之北崖斯游
也新舊唐書本紀均未之書計敏夫唐詩紀事亦不載
僅見之趙明誠金石錄及樓大防集而已予友葉封并
叔知登封縣事撰嵩陽石刻志始著於錄顧刪去九首

覽者不無憾其闕漏康熙己卯九日獲披全文碑尚完好漫漶僅三字惟張易之昌宗姓名為人擊去然猶可辨識也井叔曩語予澗壁面水必穴崖棧木乃可摹拓故儲藏家罕有之予性嗜金石文以其可證國史之謬而昔賢題咏往往出於載紀之外若賈竦華岳詩李夔恒岳詩任要韋洪岱岳觀白蝙蝠詩三衢石橋寺李諲古風臨朐馮氏詩紀海鹽胡氏唐音統籤秦興季氏全唐詩集皆略而不收斯碑亦棄不錄世遂莫知睿宗及

狄梁公之有詩傳於今予因為跋其尾

跋唐博城令祭岳詩

右唐博城馬令詩在岱岳觀碑之東側面其名剝蝕題曰勅使麻先生者按今觀中有雙碑其西一碑北面第二層有久視二年記文稱神都青元觀主麻慈力親承聖旨齋龍壁御詞繒帛香等物詣此齋醮即其人也神都即東都故詩中有伊水嵩巖之句履蓋金輪十三字之一音義未詳亡友顧炎武寧人吳任臣志伊均疑為

應字想當然矣

唐張長史郎官石記跋

張長史以草聖名正書傳者絕少而墨數九品書人列之上上良以其正書不易得也郎官石記舊本存王太傅濟之家後王元美敬美迭相藏弄三公各有題識董尚書思白摹而勒之戲鴻堂帖謂海內止有一本蓋以絕品目之矣相傳是冊乃唐人所拓疑未必然龔明之中吳紀聞云唐郎官題名碑承平時在學舍中堂之後

兵火後不復存長史蘇人故立碑於此按郎官題名宜在長安其刻石存蘇州學舍者吳人鄉曲之情爾此必淳熙以前所搨無疑康熙乙酉六月觀於商邱宋公節使之解

開元太山銘跋

莊周稱易姓而王封太山者七十二家勒石千八百餘處歷千萬禩而石礮玉牒後人莫得見其形兆果明神為之守護邪祖龍肇始立碑久已埽迹兩漢迄唐間世

一修時邁之典開元天子允文武百寮之請於十三年冬十一月式遵故實有事於太山詔中書令張說右散騎常侍徐堅太常少卿韋縉祕書少監康子元國子博士侯行果於集賢書院撰儀注己丑日南至法駕詣山下御馬以登行升中之禮天子製紀太山銘親札勒於山頂之石以十四年九月丙戌告成於是中書令張說撰封祀壇頌侍中源乾曜撰社首壇頌禮部尚書蘇頲撰朝覲壇頌趙明誠金石錄目載太山銘側有題名三

列今已無之而頌頌投梁昇卿書刊御製銘右明有俗吏以忠孝廉節四大字鑱其上頌文毀去者半可憾也碑銘典雅或是燕許手筆而御書道勁若怒猊渴驥羈束安閑不比孝經之多肉少骨若唐隸盡如此何慙漢碑碣乎山高四千九百丈二尺行旅出於塗者車前馬首仰視略可覩歲在己酉五宿茲山之麓未克叩天關陟環道手摸其文詢之野老必架木緣絙而上然後推拓可施又山高多風兼慮日曝紙幅易裂若是其難也

曩者先後裴界三本悉為好事者所奪已丑夏同里沈
秀才^翼能分書獲此本於白下雖有闕文乃百年以前
舊搨爰審定而書其本末於冊尾銘書隨作隨書繹繹
作奕奕有曰自今而後倣乃在位將多於前功而悲彼
後患豈意天寶之亂近在目前也乎是歲六月丁未舟
發江都阻風瓜洲渡口書

唐封北岳神碑跋

唐天寶七載封北岳神為安天王是時祿山近在肘腋

安天王之名得毋為之兆乎碑辭李荃撰其陰則康傑
文書以八分者戴千齡也筆法淳古遠在韓擇木蔡有
隣梁昇卿張庭珪史惟則諸家之上乃盛熙明攷書法
獨遺之何與

唐崇仁寺陀羅尼石幢記跋

西安府崇仁寺陀羅尼石幢唐天寶七載五月建張少
悌書所題職名有駕出長上扶車長上按唐制兵部尚
書選驍勇材藝可為統領者拔其尤令宿衛目曰諸色

長上有一日上兩日下者有五日上十日下者若長人
長上取形軀六尺六寸以上者充之則每日隨仗下隸
左右監門衛者也又有直長長上長孫溫充尚儀直長
李嗣福充監門直長李善充尚輦直長上周先孝充左
羽林軍長上見於新書宰相世系表外河渠署有長上
漁師此云駕出扶車殆皆宿衛士矣少悌筆法娟秀稼
堂是本尤佳因撫六典新舊書識其末康熙四十有七
年二月壬寅朱彝尊題時年八十

書唐蘇祕監小洞庭二碑後

天寶十三載七月扶風蘇源明守東平時濟陽有河隄之役太守李倭虞夫役不均於是濮陽守崔季重魯郡守李蘭濟南守田琦胥會於東平原明議廢濟陽以盧東阿歸東平平陰長清歸濟南陽穀歸濮陽既而縣乃不割郡亦仍舊見源明所作詩序而劉昫地理志稱天寶十三載廢濟州將母國史傳聞或失其實與迨明年祿山作逆則源明已徵入為國子司業此杜甫八哀詩

有一麾出守還黃屋朔風卷之句也當五太守讌集源
明持字渦泊曰小洞庭亭曰洄源至太和中天平節度
使令狐楚以二詩立石題云自源明迄楚為時僅八十
年洄源亭渦泊已迷其處矣聞是碑尚存惜儲藏金石
文字者多不著於錄也

唐憫忠寺寶塔頌跋

右憫忠寺寶塔其文張不矜撰蘇靈芝書建自唐至德
二載碑稱御史大夫史思明奉為大唐光天大聖文武

孝感皇帝敬无垢淨光寶塔頌宛平孫侍郎耳伯著春
明夢餘錄謂碑建於思明初歸附之時而崑山顧處士
寧人撰金石文字記稱嘗偕鄞人萬貞一觀是碑其文
陷處類磨治再刻以為思明復叛之後磨去及思明誅
此地歸唐後人所重刻者今年冬遇貞一於諸城李渭
清所遂同往觀焉碑首范陽郡三字史思明三字次行
大唐等十二字文中維唐紹統及彼命啓與禪虞又東
宅四水西都八川暨唐祚字至德二載字其文深陷然

書法實出一人始悟侍郎處士所云猶未為定論也考
思明之降在至德二載十二月至明年正月肅宗始加
尊號二月乃赦天下改元碑既建於二載十一月不應
預書尊號又思明初附肅宗授以歸義王范陽節度使
若碑建於降後宜大書王爵不當祇稱御史大夫則是
碑之建蓋在思明未降唐之先范陽郡三字其初本二
字祿山僭稱范陽為東都必東都也大唐一行其初必
祿山父子偽號文中唐字其初必燕字而至德二載其

初必祿山父子僭號之年無疑載攷安慶緒襲位賜思明姓安名榮國迨既降附復更舊名因命靈芝改書者爾碑文以左為前寧人謂書丹於石之故疑從祿山俗尚未可定也不矜與判官耿仁智同僚思明之將復叛也表請誅李光弼不矜實為起草辭曰陛下不為臣誅光弼臣當自引兵就太原誅之及將入函為仁智削去思明知之遂執二人仁智死不矜度難獨免可知已當日思明降而復叛既誅之後唐人見其碑踏之惟恐不

力安有反勒其名於石者乎此又事之所必無也貞一
聞予言作而曰有是哉於是人摹一本予為攷其始末
書於後

蘇靈芝易州鐵像頌跋

蘇靈芝書予所見者幽州憫忠寺寶塔頌及是碑而已
今其石漸泐飛動之致已失遂不堪與李北海對壘此
宋人搨本精采具存董尚書稱其道密宜矣冊舊藏曹
氏古林康熙壬子春忽見於花南水北之亭正如久別

故人相對古林金石表儲藏秦漢以來至五代十國凡七百本近已散失斯碑獨為識者所得幸矣

唐御史臺精舍記并碑陰題名跋

唐自貞觀中李乾祐為御史大夫別置臺獄囚當訊就
近拘繫之其漸也侍御史東西推監察御史糾視刑獄
各禁其囚迨武后時來俊臣侯思正皆為御史制獄之
外臺獄圜扉恒滿崔隱甫總臺務言于朝掘去於是旁
列精舍以釋典懺之崔湜為文梁昇卿書以八分開元

十一年勒諸石碑陰列侍御史殿中侍御史監察御史并內供奉銜題名僅盧懷慎崔湜陸景初三人亦昇卿分書自懷慎以下正書百二十二人侍御史也自湜以下正書百八十四人殿中侍御史也自景初以下正書三百四十七人監察御史也碑額又有天寶元載以後侍御史知雜侍御史監察御史共五十人而碑之左右椎拓不及焉中有薛侃侃者二名重文碑凡三見此唐一代所僅有也昇卿自監察御史歷殿中侍御史遷侍

御史再遷太子右庶子

唐儲潭廟裴諝喜雨詩碑跋

贛州儲潭廟唐碑二載陳思寶刻叢編子屬友人訪求
謁廟下者輒云無有康熙壬申十有一月泊舟於潭獲
諸儀門之右其陽裴諝詩其陰裴氏族子題名記事後
十年吳江張吉士尚瑗出知興國縣事乃拓諝詩見貽
惜其陰面壁工人不知響榻然胡氏統籤季氏全唐詩
諝作皆無之叢編所載諸道石刻其中唐人詩尚多惜

無好事若張君為予博訪而摹拓之也諳字士明洛陽人尚書寬子仕至兵部侍郎舊史有傳

五經文字跋

唐大曆十年有司上言經典不正取舍莫準乃詔儒官校定經本送尚書省并國子司業張參辨齊魯之音考古今之字詳定五經書於論堂東西廂之壁論堂者太學孔子廟西之夏屋也見舒元興問國學記其初塗之以土而已太和間祭酒齊暉司業韋公肅易之以堅木

擇國子通書法者繕寫而懸諸堂禮部郎劉禹錫為作
記當時場屋至發題以試士文苑英華載有王履貞賦
其略曰置六經於屋壁作羣儒之龜鏡又云一人作則
京國儀型光我廊廟異彼丹青其推詡若此是書自土
塗而木版自木版而刊石字已三易恐非參所書矣以
予論之唐人多專攻詩賦留心經義者寡參獨奉詔與
孝廉生顏傳經取疑文互體鈎考而斷決之為士子楷
式為功匪淺矣故禹錫記稱為名儒作史者宜以之入

儒林傳而舊史新書俱不及焉按孟浩然集有送張參
明經舉覲省詩錢起集有送張參及第還家作而郎官
石柱題名參曾入司封員外郎之列蓋參在開元天寶
間舉明經至大歷初佐司封郎尋授國子司業者也今
其姓名僅一見於宰相世系表一見於藝文志小學類
他不詳焉闕事一也參謂讀書不如寫書度其書法必
工故當時壁經羣儒奉為龜鏡縱不得與儒林之列書
家姓氏亦宜載之而書苑書譜書史均未之及闕事二

也壁經雖無存然參所定五經文字與唐玄度九經字樣同刻石附九經之後歐陽永叔最嗜金石文字其序集古錄云上自周穆王下更秦漢隋唐五代外至四海九州名山大澤窮崖絕谷荒林破冢神仙鬼物詭怪所傳無不皆有乃獨唐所刻石經錄中跋尾三百九十六篇此獨無有是唐刻石經永叔當日反失於摹搨未免類於昌黎韓子所云拑摭星宿遺義娥矣闕事三也今諸書皆有雕本獨五經文字九經字樣止有拓本無雕

本闕事四也予思漢魏石經既已湮沒惟唐開成本尚存參書幸附刊於石顧學者束諸高閣罕有游目者故具書之

平定州唐李謹妒神頌跋

異哉妒神之有頌也神之號不在祀典見於史傳者唐高宗將幸汾陽宮并州刺史李沖玄以道出妒女祠俗云盛服過者必致風雷之災乃發萬人別開御道知頓使狄仁傑謂天子行風伯雨師清塵灑道何妒女之害

邪遽令罷役然則妒女有祠其來久矣相傳神介之推
妹也頌之者誰游擊將軍上柱國李諱也碑於何所今
平定州娘子關也州東有井陘東北有磐石葦澤而斯
關以娘子稱殆因神而名之也立碑之歲大歷十三年
也神之行事不見於春秋內外傳其妒也孰傳道之自
唐以來祈焉而祝史陳廟焉而媿臘祭此謂有其舉之
莫或廢也且夫妒惡德也宜為衆所共惡而神乃以是
致頌此不虞之譽也井陘西南太原東北妒神之水澹

焉黛色興雲致雨倅造化力頌之辭也吾思古人嗜金石文字者多矣考斯碑未著于錄椎而拓之裝界而歲之古林曹侍郎溶也以八分書其後者布衣秀水朱彝尊也歲在強圉協洽秋八月朔

跋唐衢州刺史嗣江王禕石橋寺詩

石橋寺在衢州府西安縣南三十里道書第八青霞洞天也康熙壬申冬知縣事鹿君祐邀予往游從寺登山尋仙人對奕所前後洞豁有碑峙其右則唐嗣江王禕

所題五言詩以貞元三年正月上石末書朝散大夫使持節衢州諸軍事守衢州刺史賜紫金魚袋韋光輔建文稱刺史韋公於石橋寺橋下以外祖信安郡王詩刻石按新唐書表太宗第三子吳王恪恪第三子琨琨子禕舊唐書傳禕少繼江王踞後封為嗣江王改封信安郡王景雲開元中兩為衢州刺史詩題嗣江王當是景雲間初為刺史作也成都楊用修不知薄烟冪遠郊遙峰沒歸翼二語係王詩疑為仙人遺句誤矣

唐郎官石柱題名跋

唐尚書省郎官石柱題名吳郡張長史旭撰記京兆許左丞孟容撰後序記出旭正書後序劉補闕寬夫隸書也二篇別勒于碑而題名鏤於柱自貞元後則令史續書故工拙大小不齊焉唐制尚書省都堂居中東有吏部戶部禮部三行行四司左司統之西有兵部刑部工部三行行四司右司統之各掌十二司事舉正稽違省署符目定其程限吏分設司封司勳考功戶分設度支

金部倉部禮分設祠部膳部主客兵分設職方駕部庫
部刑分設都官比部司門工分設屯田虞部水部諸司
均有壁記詳其改充遷轉之歲月而石柱第注姓名而
已康熙戊子予始購得郎官題名三紙字已漫漶眼昏
莫辨會桐城方生來自京師訪予梅會里坐曝書亭鎮
以界尺審視之姓名可識察者三千一百餘人別錄諸
格紙而同里曹生復以所搨本贈予因言柱在西安府
儒學孔子廟庭之右上有古柏覆之竊思六部既分左

右則當時立石必東西各一今右司暨兵刑工三部所屬郎官題名無一人者是左存而右已失也若禮部四司闕郎中考功膳部闕員外郎殆由推拓者遺失爾方生名世舉字扶南曹生名曰瑚字仲經俱受業予之門

跋唐岱岳觀四詩

右唐張嘉貞任要韋洪公孫杲四詩俱刻于岱岳觀碑側而編岱史者不錄任韋公孫三人新舊唐書無攷任又題名云貞元十四年正月十一日立春祭岳遂登太

平頂宿其年十二月廿一日立春再來致祭茶宴於茲
蓋唐時祭畢猶不用酒故宴以茶也

唐濮陽卞氏墓誌銘跋

康熙二十年秋禁垣西偏中官劉進成宅掘地誤發古
墓中有瓦壚一瓦罌一墓石二方廣各一尺二寸一刻
卞氏墓誌四字環列十二辰相皆獸首人身一刻誌銘
而書誌作誌又無撰文人姓名第云歸于我彭城劉公
而已文稱貞元十五年歲次己卯七月朔夫人寢疾卒

於幽州薊縣以其年權窆於幽州幽都東北五里禮賢鄉之平原按憫忠寺有唐人舍利記二一云寺在城東門一云大燕城內地東南隅有憫忠寺門臨康衢則唐之幽州在今都城之西南合之是碑益信

唐游石橋記跋

游石橋記元和元年三月衢州刺史陸庶文庶吳人宰相元方之曾孫象先之從孫希聲之從祖也先世曰玩仕至司空侍中贈太尉其子姓號太尉支元方象先希

聲三世相唐新書世系表庶歷官福建觀察使當日以
貴公孫領郡碑後列親賓接武男子從行是亦好事者
親賓二人子壻試大理評事元益前絳州太平縣尉崔
績男子五人右內率府錄事參軍綜前弘文館明經繪
左監門衛率府兵曹參軍紹前崇陵挽郎績按世系表
書縱鄖令綜河南府戶曹參軍繪信州刺史紹潁州刺
史惟績無之崇陵者德宗陵也績以大臣子弟充挽郎
唐制然矣

跋石橋寺六唐人詩

右劉迴李幼卿李深謝劇羊滔薛戎詩各四首刊成二
碑留石橋寺嘉靖中尚存都御史江山趙鏜修府志具
錄之中間闕文僅六字耳迴字陽卿知幾子大厯初吉
州刺史終諫議大夫給事中有集五卷載新唐書藝文
志幼卿字長夫隴西人大厯中以右庶子領滁州州有
庶子泉因幼卿得名深字士達兵部郎中衢州刺史滔
秦山人大厯中宏詞及第戎字元大元和七年以刑部

郎遷河南令歷衢湖常三州刺史終浙東觀察使劇未
詳二碑不知何年失去其後官三衢者改修府志乃盡
刪唐人之詩深可恨也宋陳耆卿撰赤城志明謝方石
續之各為一集合之以行後之君子改修地志者當取
以為法

唐濟瀆廟北海壇置祭器銘跋

山川望秩濟瀆神清源公建廟于濟源縣西北而築北
海壇于廟後號廣澤王掌之祠官歲立冬日奉祀其來

久矣舊俗廟不設祭器先期令請于上官購諸洛下酬以稅緡所用沉幣之舫則以車遠運沁河渡口貞元十三年濟元令張洗字濯纓覩廟中楸槐數本為大風所拔用其材製祭器凡百二十有二餘以造雙舫云按爾雅祭川曰浮沉郭景純注以為投祭水中或浮或沉語焉未之詳也碑文謂沉幣雙舫蓋舫以浮之幣以沉之比於郭氏之注義較明晰今山祇川后祠宇恒有車船置殿左右殆本古祭川遺製爾洗于事神有禮度治人

必有方惜乎斯銘不載圖經而洗之政事亦無表見碑
今歲吳江潘氏稼堂具善歲諸

書唐賈竦華岳廟詩石刻後

元和元年十月著作郎河南賈竦謁華岳廟賦五言詩
題名太和六年四月其姪男宣義郎行華州叅軍事琚
修之修之者殆鋟之也詩題北周天和二年趙文淵書
萬紐于瑾所撰華岳頌之左方頌之陰則開元八年劉
升書咸廩所撰精享昭應碑也其右勒顏真卿乾元元

年題名工每椎拓三面而遺竦詩以是流傳者寡然其詩特醇雅顧圖經未之采焉爰裝界書其後

白樂天草書春游詩拓本跋

右白傅草書一十九行錢穆父在越勒石寘蓬萊閣下今長慶集不載或以是詩補入元微之集中誤也散字廣韻未收而毛晃增注禮部韻略有之引白詩為證且注云重增然則今之廣韻亦非唐韻之舊矣從雕本謄終愛雕本謄怯皆所當勘正者

曝書亭集卷四十九

欽定四庫全書

曝書亭集卷五十

翰林院檢討朱彝尊撰

唐國子學石經跋

右唐國子學石刻九經易九卷二萬四千四百三十七
字書十三卷二萬七千一百三十四字詩二十卷四萬
八百四十八字周官禮十卷四萬九千五百十六字儀
禮十七卷五萬七千一百十一字禮小戴記二十卷九

萬八千九百九十四字春秋左氏傳三十卷十九萬八千九百四十五字公羊氏傳十卷四萬四千七百四十八字穀梁氏傳十卷四萬二千八十九字孝經一卷二千一百一十三字論語十卷一萬六千五百九字爾雅二卷一萬七百九十一字開成二年都檢校官銀青光祿大夫右僕射兼門下侍郎判國子祭酒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太清宮使兼修國史上柱國滎陽郡開國公食邑二千戶鄭覃勘定勒石本也新舊唐書載覃奏起居

郎集賢殿學士周墀水部員外郎集賢殿直學士崔球
監察御史張次宗禮部員外郎孔溫業四人校定又冊
府元龜載文宗命率更令韓泉充詳定官而題名于石
者有四門館明經艾居晦陳玠又文學館明經不知名
一人將仕郎守潤州句容縣尉段絳將仕郎守祕書省
正字柏嵩將仕郎守四門助教陳莊士朝議郎知沔王
友上柱國賜緋魚袋唐元度朝議郎守國子毛詩博士
上柱國章師道朝散大夫守國子司業騎都尉賜緋魚

袋楊敬之并覃共十人顧國史所記者題名不書題名書者國史亦不紀不可解也石經文劉昫譏其字乖師法然終勝今監本坊本儲藏家不可不以此插架焉

榆次縣三唐碑跋

去榆次縣三十里趙村有穹碑三中央一通仆地折為二段贈太保李良臣碑也其辭李宗閔撰楊正書立于長慶二年右一通安定郡王李光進碑也其辭令狐楚撰子季元書立於元和平蔡之後左一通太尉李光顏

碑也其辭李程撰郭虔書立於開成五年良臣本河曲
部落稽阿跌之族襲雞田州刺史隸朔方軍其稱太保
者以子貴贈官光進光顏皆以功蓋天下時人以大小
大夫別之兄弟孝睦載于舊史而碑稱光顏平吳元濟
師旋請於朝葬其兄則史傳所未及又碑書光進為安
定郡王史沒其文吾意碑辭定不誣矣

九經字樣跋

張司業五經文字始塗於土繼雕於版歲久傳寫點畫

參差於是開成中沔王友朝議郎翰林待詔唐元度依
司業舊本參詳改正換新加九經字樣一卷請附五經
文字之末兼請于國學勅立石經今長安所存石經雖
鄭覃輩成之其議實發於元度也王伯厚稱其辯正書
文頗有依據蓋自後周廣順中田敏進印版二部後石
本之外鏤版更無人矣

書張處士瘞鶴辨跋後

石墨之傳于今有難以驟讀者天發神識石斷而為三

瘞鶴銘裂而為四又失其腹由是釋文不符覽古者闕
其疑可也移易增益其辭不可也曩在白下得祥符周
雪客神識碑考既序而傳之矣淮陰張力臣乘江水歸
壑入焦山之麓藉落葉而仰讀瘞鶴銘辭聚四石繪作
圖聯以宋人補刻字倫序不紊且證為顧逋翁書蓋逋
翁故宅雖在海鹽之橫山而學道句曲遂移居於此集
中有謝王郎中見贈琴鶴詩鶴殆出於性所好斯瘞之
作銘理有然者自處士之圖出足以息衆說之紛綸矣

力臣名弘精書法嘗為顧處士炎武寫廣韻及音學五書手摹家藏鼎彝款識遺予惜不營生產沒後盡散失并傳刻棗木悉歸之閩人可歎也

湖州天寧寺尊勝陀羅尼石幢跋

湖州天寧寺建自陳永定三年武宣章皇后故宅也曰龍興曰孝義曰萬壽曰報恩光孝寺額屢更其曰天寧者仍吳越武肅王所更額也相傳寺有尊勝陀羅尼石幢一十四座今其八尚存文可辨識者一建於大中元

年十一月後題刺史令狐絢姓名一建于大中二年八月後題刺史蘇特姓名書者曹巨川也一建于大中十二年四月書者凌渭也一建于會昌元年十一月書者胡季良也一建于咸通十一年三月又斷石一平望芮文琛立後題乾符六年四月蓋平望驛時屬烏程澄源鄉宜陽里故張承吉詩云一派吳興水西來此驛分斯其證矣巨川渭莫考季良見宣和書譜載其行草書各五種考諸家記錄金石文字太和八年湖州德本寺碑

陰係李良正書寶曆二年杭州大覺禪師碑元和二年
平李錡紀功碑均係李良八分書元和四年國子司業
辛璿碑九年永興寺僧伽和尚碑均係李良篆額是李
良于書法諸體精熟不獨行草見長矣惜也幢第稱曰
處士而不著其里貫疑卽州人至繪畫人魚簡則畫譜
未詳僅見於此子友鄭元慶芷畦撰湖州府志手拓諸
幢文見示予嘉其見聞之周洽也書冊尾歸之

唐阿育王寺常住田碑跋

右唐阿育王寺常住田碑祕書監正字郎萬齊融撰其
初趙州刺史徐嶠之書既隳于寇明州刺史于季友於
僧惠印所覩舊文邀處士范的重書太和七年冬事也
寺建於晉太康二年田賜於宋元嘉二年額更於梁普
通三年釋道宣錄神州塢寺以是塢居第一焉碑題越
州都督府鄞縣者齊融神龍中與賀知章賀朝張若虛
邢巨包融等俱以吳越之士知名見劉昫唐書文苑傳
國秀搜玉二集曾載其詩唐書以賀朝萬為一人齊融

為一人誤矣唐自武德四年諸州置總管未久更都督
府至乾元元年始號越州而鄞縣即故鄞州開元二十
六年始割縣置明州齊融撰碑時寺猶屬越州也碑引
詩倬彼甫田歲取十千以甫作碩不知何所本其陰有
記則于季友辭附贈范的詩的亦有和韻之作胡氏統
籤季氏全唐詩均未之載季友太保頤次子也尚憲宗
女惠康公主拜駙馬都尉授羽林將軍制係元稹所草
史不言其為明州刺史宰相世系表第書絳宋等州刺

史云

憫忠寺重藏舍利記跋

右采師倫書重藏舍利記在京師憫忠寺碑建自唐會昌六年文稱舍利舊藏智泉寺寺經始于元魏幽州刺史尉萇命故又號尉使君寺按北史萇命太安狄那人萇作長參預齊神武起兵破爾朱兆者其曰節制司空清河張公則仲武也當武宗詔毀佛寺地分三等幽州等居上許留僧二十人尋又詔諸道留二十人者減其

半故碑云勅于封管八州內寺留一所僧限十人至是
年宣宗即位遂弛其禁先是智泉寺已燬遂以舍利歸
憫忠寺焉仲武在幽州屢破回鶻鄭畋謂會昌時功第
一方毀寺之歲五臺僧多奔幽州仲武封二刀付居庸
關曰有游僧入境則斬之及宣宗增置僧寺碑稱司空
固護釋門殷誠修敬若是乎前後不相侔者蓋仲武功
名之士宜其好惡與時移也師倫無善書名然猶存王
知敬薛稷遺意亦能拔乎俗者

唐漳州陀羅尼石幢跋

右唐咸通四年八月漳州押衙兼南界游奕將王嗣所
造陀羅尼石幢宣義郎前建州司戶參軍事劉鏞序并
書經後題朝議郎使持節漳州諸軍事守漳州刺史柱
國崔衮名又分書建立歲月及鐫字人于後按游奕將
五代十國多有之獨不見于唐會要新舊書惟六典載
騎曹掌外府兵馬簿帳牧畜之事凡諸衛馬承直配于
金吾巡簡游奕者季請其料給之殆職巡邏者已是帖

今歲吳江潘檢討稼堂家審定為宋拓本

唐北嶽廟李克用題名碑跋

曲陽縣北嶽廟有唐李克用題名一百二十八字文稱
中和五年二月者即光啓元年攷僖宗以是年二月至
鳳翔三月還京改元之詔猶未下也克用與義成節度
使王處存同破黃巢以功封隴西郡王而盧龍節度使
李可舉成德節度使王鎔惡處存約共滅之分其地通
鑑載克用遣將康君立救之而碑文則云領蕃漢步騎

五十萬衆親來救援與通鑑異又云至三月幽州請就和斷遂班師取飛狐路却歸河東則又史所不及載者當唐之季藩鎮連兵境上各事爭鬪職方不錄其地朝廷號令所及僅河西山南嶺南劍南十數州上下不交以至于無邦生斯世者其見聞已不能悉真況百世之下寧免傳聞異詞哉惟金石之文久而未泐往往出風霜兵火之餘可以補舊史之闕此好古之士窮搜于荒厓破冢之間而不憚也克用本武人未嘗以知書名而

碑文楷畫端勁詞亦簡質可誦英雄之不可量如是夫
嗚呼益以見金石之文為可寶也

憫忠寺葬舍利記跋

右唐景福元年僧復嚴葬舍利于憫忠寺觀音像前于
是南叙述記知常書之碑云隴西令公大王者李匡威
也是歲李克用王處存合兵攻王鎔匡威救之有詔和
解河東及鎮定幽四鎮碑稱欲遷舍利于閣內陳辭請
發封壤上許之蓋匡威方恃燕薊勁旅有雄天下意宜

有請無不許者碑文侈陳發緘時舍利光芒異香郁烈
外石函封內金函閱其崇奉象教至矣迨明年匡威復
出師救鎔其弟匡儔據軍府自稱留後匡威進退無所
之鎔迎館于鎮登城西大悲浮圖顧望流涕未幾以圖
鎔見殺然則事佛果得福乎舍利之塔一燔于太和八
年一燼于中和二年今匡威所建之閣遺跡已不可問
其碑僅存焉爾已踣佛脚俾工拽而出之搨以藏諸筭

唐濟安侯廟二碑跋

乙巳秋客自華州來者貽予唐李巨川所為濟安侯廟
碑濟安侯者華之城隍神也巨川為韓建掌書記撰許
國公勤王錄以媚建方昭宗幸華建請散殿後軍誅李
筠圍諸王十六宅皆巨川教之唐史附諸叛臣之列觀
其碑文盛歸功于建此猶獠犬狂吠無足怪者繼得金
張建所撰廟碑謂諸王既見殺是夜建袖劒詣行宮將
及御幄神厲聲叱曰汝陳許間一卒耳蒙天子恩至此
輒敢為弑逆事乎建倉皇而退昭宗德之徙神于行宮

既還京封神濟安侯而歐陽子五代史則謂建父叔豐
所誡殆儒者不語怪之意歟金源之文傳世者寡碑辭
特剴切可誦其稱神縛草傅泥假以成像猶能奮叱不
詳而當時藩鎮重臣幸時之亂曾不遣偏裨老弱之師
為衛社稷勤王計殆土木之不若蓋有激其言之矣彼
巨川者罔有忌憚謂土木可欺已之文足以飾非于後
不知直道在人自唐迄金二百年華之父老猶能道之
而張建者復刊石而記其實也然則小人之變亂是非

欲以惑天下後世者復何為哉復何為哉

晉王鏊二碑跋

代州柏林寺東晉王李克用墓斷碑二其一曰唐故左
龍武軍統軍檢校司徒贈太保隴西李公神道之碑文
曰公諱國昌字德興世為隴西沙陀人偉姿容善騎射
蓋克用之父朱邪赤心所謂赤馬將軍火生頭上者也
其一曰唐故使持節代州諸軍事代州刺史李公神道
之碑文曰公即太保之次子也其名克字僅存餘可識

者有公前躍馬彎弓及徐方等數字按史克用弟四人
次曰克讓為振武軍校從討王仙芝以功拜金吾衛將
軍宿衛京師親仁里第自克用稱兵雲中殺守將段文
楚詔捕克讓讓與僕十數騎彎弧躍馬突圍出奔雁門
與碑文合則為克讓無疑但史載克讓守潼關與黃巢
兵戰敗匿南山佛寺中為寺僧所殺不言其為代州刺
史又得歸葬于代皆不可曉者土人相傳王墓上舊有
碑十三今十一已亡其二存者又散埋土中蓋金石之

文自歐陽永叔趙明誠後世無篤好之者宜其漫漶不可辨識如是也當永叔時去五代甚近沙陀世次已不得詳其為唐家人傳謂太祖四弟皆不知其父母名號至國昌字德興紀亦遺之是十三碑者永叔亦未之見更六百年而予乃得覩其二非幸歟惜乎十一碑者不及見也同里曹先生博采金石有歐陽趙氏之好出二碑於土摹之搨本俾予審定其字若干遂書其後歸之

千峰禪院碑勅跋

右澤州盤亭山千峰禪院後唐明宗賜僧洪密勅蓋明宗踐位日洪密具表稱賀以此荅之文曰退避無所愧愆良多嗚呼五代之季安得聞此長者之言哉歐陽子謂明宗武君不通文字觀署尾數大字出自親判上有璽曰書詔新鑄之印可異也

晉義成節度使駙馬都尉史匡翰碑跋

史駙馬匡翰墓在太原縣東北三十里黃陵村墓碑深陷於地村民語予土不可捐搨之尺則更深尺予強令

搢之以畚去土至一尋龜趺始露驗之則陶學士毅所
撰文也辭多駢儷乃抄撮其大略云天祐中授代州副
使以勞加銀青光祿大夫檢校太子賓客兼監察御史
改遼州副使兼領九府都督同光初充嵐憲朔等州都
游奕使解職授天雄軍牢城都指揮使遷檢校刑部尚
書兼御史大夫上柱國轉檢校戶部尚書潯州刺史未
幾改天雄軍步軍都指揮使遷侍御彰聖馬軍都指揮
使兼九府都督進檢校司空懷州刺史轉控鶴指揮使

加金紫階兼和州刺史駙馬都尉食邑五百戶俄遭內
艱起復授冠軍大將軍右金吾衛大將軍員外置同正
員依前充義成軍節度使以天福七年三月薨于鎮詔
贈太保其先後歷官詳矣然史稱其歷鄭州刺史而碑
不書何歟又傳美其好讀書尤喜春秋三傳與學者講
論不倦碑辭亦云懷鼓篋之心行有餘力蘊飛箝之辨
似不能言不積財而但富藏書不憂家而惟思報國求
諸時彥罕有倫焉則與史傳合矣

建雄節度使相里金碑跋

汾陽縣有大相里小相里相里氏子孫聚族居焉按相里氏東周時即有之莊子稱相里勤之弟子是已漢有御史武十六國前趙有偏將軍覽大都督晉人也金墓在小相里之北繹碑辭與五代史傳略同惟史稱字奉金而碑云字國寶史稱贈太師而碑云贈太子太師則碑為可信已

鎮東軍牆隍廟記跋

鎮東軍牆隍廟碑施宿撰會稽志張湜續之均不載其
文予友顧徵士寧人獲諸臥龍山西岡上采入金石文
字記中碑文錢武肅王鏐撰王以乾寧二年伐董昌明
年五月平之冬十月勅改越州威勝軍為鎮東軍授王
領鎮海鎮東等軍節度使至開平二年升為大都督府
亦謂之東府題曰牆隍廟者朱全忠之父名誠王既稱
臣于梁不得不為之諱矣獨怪全忠未篡弑時唐帝在
位乃勅改武成王廟曰武明成德軍曰武順義成軍曰

宣義并嫌名皆避之迨梁既僭號司天監以帝曾祖諱茂琳請改歲月陽日辰凡戊字更作武尤可發笑也

北漢千佛樓碑跋

丙午二月登天龍之山得北漢李暉所為千佛樓碑異焉俾工搨歸裝潢之書其後曰北漢之為國不足當一大郡而王朴以為必死之寇亡最後自周之世宗宋之太祖百戰不能克宜其君臣有過人之才而劉繼元處裏瘡吮血之餘輕役其民命嬖臣范超冶金為佛治不

急之務憚身為相臣不能匡正惟事園棊飲酒反撰碑
文侈大其事何歟碑稱承鈞為睿宗皇帝繼元為英武
皇帝皆史記所未及劉旻之語張元徽也顧我是何天
子爾亦是何節度使然則憚之夸大其辭適足以形其
陋而已攷繼元之立在宋開寶元年戊辰史稱其即位
時改元廣運而碑建于乙亥故其文曰上御宇之八年
後書廣運二年歲次乙亥按楊夢申換劉繼顥神道碑
亦稱廣運元年歲次甲戌與是碑合則即位改元之說

史未得其詳矣繼元殘忍好殺具書于史然當時諸臣
率棄之降宋范超者亦降惟憚至國亡乃降蓋其誅戮
亦所必行無足深罪者嗚呼以蕞爾之地抗百萬之師
民爭為之効死其君臣豈真無過人之才者哉若其文
格之卑書法之陋攷古之士無譏焉可也

曝書亭集卷五十

欽定四庫全書

曝書亭集卷五十一

翰林院檢討朱彝尊撰

宋太宗書庫碑跋

右宋太宗皇帝書庫碑大中祥符四年真宗御書勒石在太原府壽寧教寺碑為風雨所剝其半沒土中歲久盡蝕文凡二千餘言僅存數百字其陰石尤泐所可識者有太宗御製文集四十卷又集一十卷怡懷詩一卷

迴文詩一卷逍遙詠一卷至理勤懷篇一卷宋志載御製集一百二十卷蓋統言之也棊勢圖琴譜各二卷蓮花心漏迴文圖若干卷雜書扇子一百三十六柄雜書簇子七百五十三軸按史帝既削平諸國收其圖下詔購遺書于左昇龍門北建崇文院徙三館書實之此崇文書目所自始也又分三館書萬餘卷別為書庫所謂祕閣是也王明清有言太平興國中諸降王死其舊臣或宣怨言太宗盡收用之寘之館閣使修羣書庶其卷

帙厚其廩祿贍給以役其心俾卒老于文字則帝之留意翰墨特出於權謀祕計而非性所好也雖然亡國之臣世主往往輕視之如上芥而重繩之以刀鋸帝獨容之禁侍之列給筆札事纂述謂非世主所難能歟嗚呼是可記也

宋京兆府學石經碑跋

京兆府學新移石經碑記宋元祐中京兆黎持撰文河南安宜之書鋟刻者長安石工安民也其曰汲郡呂公

者宣公大防之兄以工部郎中陝西轉運副使知陝州以直龍圖閣知秦州大忠也自唐鄭覃等勒石壁九經一百六十卷天祐中築新城石為韓建所弃劉鄩守長安幕吏尹玉羽請輦入城鄩謂非急務玉羽給曰一旦敵兵臨城碎為矢石亦足以助戰鄩然之移置尚書舊省至大忠領漕日始克盡列于學載持記甚詳方是時宣公在朝二三執政罔非正人監司長吏咸以興起學校裒集經史為務至紹聖元符之際小人柄政諸君子

咸被重罪以去宣公竄死虔州未幾大忠亦降官崇寧
初籍黨人立石端禮門側蔡京復自書碑頌郡縣彼張
商英周秩楊畏之徒反覆附和恬不知恥民以一石工
獨能嚴邪正之辨不肯鐫名姓于碑惟恐得罪後世匹
夫之志不可奪如是夫持為京兆學官其文辭條達類
南豐曾氏而宜之之書亦稱入格迄今博聞之士或不
能舉其姓氏民則後生末學皆能道之以此見立身行
已不可不為後世慮苟是非得其正雖百工技能之人

反有榮于當時之士大夫者嗚呼可感也已玉羽者京兆長安人以孝行聞杜門隱居鄆辟為保大軍節度推官仕後唐至光祿少卿晉高祖召之辭以老退歸秦中嘗著自然經五卷武庫集五十卷其書散見于冊府元龜惜歐陽子不為立傳而其書亦不傳于世也予既感碑文之出于民所鐫而題其後予友鍾淵映將注五代史記并書玉羽之事告之俾附注於鄆之傳焉

太原縣惠明寺碑跋

呂惠卿儉人也當時君子視若鬼蜮而王安石獨任之不疑且曰惠卿之賢雖前世儒者未易比也今觀惠明寺舍利塔碑雖能文善書之士無以過之世徒知為頭會箕斂之才不知兩人當日以經術定交而取合于文字也嗚呼此其所以為姦也歟

桂林府石刻元祐黨籍跋

元祐黨籍徽宗書之立石端禮門其初九十八人爾既而蔡京復大書頒郡縣以上書人及已所不喜者作附

麗人添入凡三百九人碑稱皇帝嗣位之五年蓋崇寧四年也是時籍中曾任宰臣執政者十無一存曾任待制及餘官亦已零落過半亡者毀其繪像及所著書奪其墳寺存者定為邪等降責編管荒徼禁不得同州住其子弟亦不得詣闕下小人之快意未有甚於斯時者矣豈復有所忌憚乎其後張綱看詳謂王珪一名不合在籍自九十七人外益以上官均岑象求江公望范柔中鄧考甫孫諤六人共一百三人皆係名德之臣許子

孫陳乞恩例次數而龔頤正遂采三百九人之事跡成
元祐黨籍列傳譜述一書凡一百卷蓋惟恐其闕然則
小人之厄君子適以榮之士之自立宜審所擇矣京所
書刊石滿天下惟桂林勒之崖壁故至今獨存碑後王
珪章惇姓名漫漶者為瀑泉所泐也康熙乙丑二月望
日書

大同府普恩寺碑跋

右大同普恩寺碑記宋修武郎借吉州團練使充通問

副使婺源朱公弁所作也公以建炎元年十一月奉使為金人所留迫之事劉豫不可欲易其官不可探策使之歸復不可其語耶律紹文曰上國之威命朝以至則使臣夕以死夕以至則朝以死觀其懷印臥起悲歌慷慨與漢之蘇武何異非孔子所稱不辱君命者歟記成於金皇統三年二月實高宗紹興之十三年也於是公之去國益十七年矣題曰江東朱弁而不書官又其上系以皇統年號論者疑公自貶其詞合乎古君子危行

言孫之義而未得其本也攷公之歸宋在是秋七月記
之作當在和議初成而公臨發之時也彼寺僧者見公
既去不能原公大節所在惟知奉國人之法輒刪去其
官爵增易其紀年無足怪者史載公被留時嘗具酒食
告僚友曰吾已得近郊某寺地一旦畢命諸公幸瘞我
其處表曰宋通問副使朱公之墓於我幸矣而公碑文
亦曰予築館之二三年歲在庚戌冬十月乃遷於茲寺然
則所謂近郊某寺者殆即普恩寺非邪史又載公以文

字教金之貴人子弟使之就學因得以和好之說進蓋
公之文有不得已而為之者當其時宋諸臣留於金若
宇文虛中吳激蔡松年之徒多以文學自命顧寺僧獨
以公之言為足重於世亦以見恭敬之不可弃而忠信
所行者遠也嗚呼士君子不幸生喪亂之際又不幸以
文章為世所重得其文者或不原其志意所在輒更易
以就時人之耳目至使大節皎然若朱公者幾無以自
白於後世讀普恩寺之碑其亦可感也夫

杭州府學宋石經跋

宋高宗皇帝御書石經紹興十三年知臨安府事張澂
募勒上石淳熙四年詔知府趙磻老建閣於太學題曰
光堯石經之閣置石其下洪邁曾惇楊冠卿葉紹翁李
心傳陳騏王應麟潛說友紀之詳矣宋亡學廢為肅政
廉訪司治所西僧楊璉真伽造白堍於行宮故址取其
石壘堍杭州路廉訪經歷申屠致遠力持不可然已損
其什一元至正間即治所西偏建西湖書院以祀先師

設有山長掌書庫其後明常熟吳訥乾州宋廷佐先後
巡按浙江或覆之廊或甃以甌甌崇禎末廊圯乃嵌諸
壁中左易二書六詩十有二禮記向有學記經解中庸
儒行大學五篇今惟中庸片石存爾其南則理宗大書
御製序四碑在焉右則春秋左氏傳四十八碑闕其首
卷通計八十七碑諸經雖非足本然書法甚工學古者
所當藏弃若夫秦檜一跋已為訥椎碎其詞見於學士
院中興紀事本末君子無取也

書拓本玉帶生銘後

玉帶生宋文丞相硯名也石產自端州未為絕品其修扶寸廣半之厚又微殺焉帶腰玉而身衣紫丞相寶惜旁刻以銘書用小篆凡四十有四字歲甲申觀於商丘宋節使坐上因請以硬黃紙摹之不敢響搨也生之本末略見玉筍生詩其銘辭亦附注於詩編按金華胡翰作謝翱傳稱天祥轉戰閩廣至潮陽被執翱匿民間流離久之間行抵勾越是信公軍敗後硯即歸翱可知其

寓浦陽永康閔祐思諸陵登釣壇度必攜生偕往懷古之君子可以深長思矣

遼釋志愿墓舍利石匣記跋

京師仙露寺金人俘宋室子女置其中見蔡絛北狩行錄趙子砥燕雲錄顧地志失載遺蹤遂不可稽康熙二十六年五月宣武門西南居民掘地得石匣匣旁有記自稱講經律論大德志愿錄并書乃遼世宗天祿三年瘞舍利佛牙於此記後有千人邑三字蓋社名也施主

姓名首列帝后諸王大臣下及童男小女考遼史世宗
妃甄氏後唐宮人帝從太宗南征得之寵遇甚厚及即
位立為皇后至天祿四年方冊立皇后蕭氏二后同死
察割之亂並葬於醫巫閭山記刻於三年所云皇后蓋
指甄也東明王者疑是明王安端即察割之父以功王
東丹國故曰東明王也燕主大王者中臺省右相牒蠟
為南京留守封燕王故曰燕主大王也國舅相公者靖
安蕭太后族只撒古魯以天祿元年為國舅帳詳穩故

曰國舅相公也獨趙思溫子延照史作延昭而通鑑亦作照常為石晉祁州刺史後仍歸遼餘子本末不得其詳矣又記有建寧堵波之文疑當時石匣置於塔下塔久廢而石匣僅存土中匣已無蓋其舍利佛牙又不知何時散佚也

遼雲居寺二碑跋

右王正智光雲居寺二記共勒一碑碑額篆書重修雲居寺一千人邑會之碑一稱結一千人之社一千人之

心一稱完葺一寺結邑千人近年京城發地得仙露寺
石函記後有千人邑三字尼曰邑頭尼覽者疑是地名
合此碑觀之則知千人邑者社會之名爾天順皇帝者
遼穆宗尊號丞相秦王者重元為南京留守也遼史聖
宗初即位羣臣上尊號曰昭聖皇帝統和元年六月上
尊號曰天輔皇帝五年四月上尊號曰至德廣孝昭聖
天輔皇帝二十四年十月上尊號曰至德廣孝昭聖天
輔皇帝今碑建於二十三年尊號無天輔字是則二十

四年十月以前聖宗尊號但云至德廣孝昭聖皇帝如碑所記至二十四年乃合元年尊號天輔字以稱之否則二十四年所上之號與五年無異何用羣臣復上乎竊疑史有誤也

金京兆劉處士墓碣銘跋

金京兆劉處士墓碣銘奉天楊英撰文武功張徽書洛陽李徽題額立石者同知京兆總管府事高貴也文稱處士初諱章更名九隴又名渭又名於菟其字希文不

易也下筆有骨肋西州碑版多出其手一捐之外皆法
書名畫望而判其真贗嘗鬻書於市一達官持之去處
士直詣廳事取書辭色不少遜挾書掉臂而出性不喜
浮屠法而處開元增三十年無家無妻子正大八年詔
民東徙至陝既而事且變投所蓄古印章鼎彝於河避
地平陽入太原尋還故里以疾卒按金史哀宗紀元兵
既取鳳翔兩行省棄京兆遷居民於河南所云事變者
此矣英之銘曰士之遇也為龍為虎其不遇也如魚如

鼠既魚其龍又鼠其虎生必違其所好死則從其所惡
將矯世以自戕抑直行而不顧苟會於心千載其猶旦
暮著所以信於人者以銘先生之墓吁辭特崛奇而微
正書多涉篆隸體亦不猶人金源遺集傳至今者惟趙
秉文王若虛段克已誠已李俊民元好問數家而已斯
銘不見於載記乃撫其大略書之冊尾兼錄其副示長
洲孫生附著於書法考焉

趙吳興千字文跋

周興嗣千文便於小學善書者恒寫一本獨智永曾書
八百本散在江南而吳興趙王孫亦屢書之延祐三年
四月有旨趙子昂寫來千文一十七卷發祕書監裝背
收拾此或一十七卷之一也吾鄉項子京家刻石今歸
於子

元豐閏縣令碑記跋

豐閏縣本玉田之永濟務金史稱太和間置明豪字通
志一統志因之今觀至元七年縣令孫慶瑜碑記則改

務為縣乃章宗大定年事且云承安中以懷遠大將軍
夾谷公習捏來宰是縣足徵置縣在泰和之先也碑又
云大安初避東海郡侯諱更名曰豐閏東海郡侯者即
衛紹王然則縣始置時仍名永濟可見又云大朝開創
以來庚辰之歲改縣為閏州考元史竟未之載宋王諸
公未免失於討論矣清類天文分野之書云洪武元年
改閏為潤而今國子監金元史雕本閏旁均著水亦非
也碑書法雖不工然辭足以達其述先後政頗詳顧修

地志者曾不引證何哉

霍山廟建文元年碑跋

右霍山廟碑建文元年正月壬午祇祭上帝於南郊二月癸亥鴻臚寺序班周教國子監生袁綱奉命以香幣牲醴祭告中鎮勒其文於碑嵌廟西壁上蓋自燕師靖難之後四年之政事悉行革除舊典遺文去之惟恐不盡乃普天之下尚留此一片石存人間世之君子有志於補修惠宗實錄者辭雖不多所宜大書特書布在方

策者也

跋首善書院碑

萬厯丁酉先太傅文恪公偕福清葉文忠典應天鄉試
得華亭呂公原先生卷先文恪欲置第一文忠謂是卷
文雖高恐不得第欲以所擬第二人領解先文恪曰此
時文爾雖第與不第等未若不第者之文其人必以學
行聞於時遂定先生卷第一後先生試禮部輒擯落謁
選人官工部司務是時鄒忠介馮恭定講學京師於宣

武門內大時雍坊建首善書院先生與周忠毅董其役而先大父時為都察院照磨實經營之及書院成文忠作記董文敏書之則先大父已遷官故未得書於石也繼而羣小交攻毀書院而碎其碑傳聞碑初立時祇搨一十三紙而先生歲其二至崇禎壬申文敏起自田間桐城孫舍人國教請重書是碑文敏謂曩曾書二碑一置書院一為王評事應遴摹勒歲壁間為御史某徙置中城察院官舍訪之果存其後西洋人借書院以為厯

局久之遂踞其中甲申春李自成入寇中城所藏之碑亦不可問矣康熙辛酉子復主江南鄉試先生之孫嘉先持搨本見示又六年嘉先子天右持至都將重勒上石請予跋其尾子母華亭唐文恪公孫也先君安度先生侍先太傅於京邸兩家結婚呂先生實為行媒今兩家子姓仳離坎壈先代賜書俱已零落而先生後人猶能於兵火之餘裝潢是碑守以勿失摹而刻之俾覽觀者仰先儒之典型可以識君子小人存亡進退之故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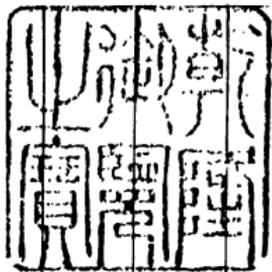
碑傳書院雖毀安知無有復之者則嘉先父子之功不可泯已

北京國子監進士題名碑跋

唐人及第書名雁塢未必鏤諸石也明自永樂二年命工部建進士題名碑於南京國子監撰記者翰林侍讀學士王達也十三年會試天下貢士於北京登科考謂是歲即命立石國子監然今無有有之自宣德五年林震榜始也由宣德訖崇禎十三年碑凡七十一通思陵

厭薄進士故將下第舉人與廷試貢士史惇等百六十
三人又吳康侯等百人盡留特用於是惇等請援進士
例謁孔廟行釋菜禮并立石題名帝如所請大學士周
延儒奉勅撰文太僕寺少卿翰林院侍書朱國詔奉勅
書石篆額工部營繕司郎中王灝監工立於進士題名
之次而十六年楊廷鑑榜遂無隙地可樹碑矣予輯日
下舊聞既撮其大略筆之於卷康熙辛未秋八月上丁
天子命大學士代祀孔子彛尊克十哲分獻官禮畢

偕祭酒汪彞鼉采司業吳涵容大徧覽諸碑其初釋褐
即撰記立石後乃有遲一二十年始立又或有題名無
記兼踏於地者多有之嗚呼明之祖宗待進士可謂隆
矣苟不由是出身選人輒投之僻左荒遠之地士大夫
論資格日嚴而萬厯以後題名之石不師舊典作記登
第者罕有拓而傳示子孫徒僵立於風雨冰雪之中信
其剝蝕不亦可歎也夫爰屬二公扶其踏者并搨之



曝書亭集卷五十一